其一：在云中

隐藏真相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另一个真相去覆盖它。——引子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吴云一下课就跑向寝室，看看楼下收件箱有什么异常。

按照道理来说，收件箱这种极为复古的东西是不应该出现在大学每个寝室的楼下的。

现在一切东西都可以用脑中那一颗小小的芯片——被称作“大脑云”，来实现。那种东西就连记忆都可以上传，不过现在这个功能处于绝对内测阶段罢了。

话说回来，这些收信箱还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互联网巨头都意外得喜欢用纸质来传递面试的结果。这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邮政的一半业绩都被这些巨头承包了。

吴云冲到楼下，在打开的瞬间就辨认出了那封信件，一封用乳白色和灰色构成的封面，里面夹着一张精美的卡纸，上面赫然写着我说啊：

吴云同学：

我们希望与您做进一步的沟通。

氢云科技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 书

氢云，光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科技开发公司，前文说的记忆上传项目就是由他们主办的。这次吴云面试的是难上加难的氢云研发部，也是几乎所有这所大学里的人都想去的地方。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他成为了最顶尖的人才，有资格窥探氢云科技内部最深处的秘密。现在，这个潜在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他的面前。一张最原始的纸质贺卡，通向民营最先进的科技，这比那些虚空的邮件更加富有真实感，分量感。或许这也是他们还用邮政的原因吧。

一看到这个好消息，吴云就打算用脑子里的芯片给母亲发条短信，但是他一想这样还是没有仪式感，于是他决定先去面试，再把成功的信息亲口讲个母亲听。

再说回氢云公司吧！他们的主打产品是一个可以植入大脑的芯片，基于基站的无处不在，人们可以用它来看电视，看视频，乃至回复消息。当然了，一颗小小的电子片可做不到这么复杂的功能。它的作用是通过传输视频。通过链接人的视神经，由于不是光的射入形成的，所以人在闭眼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因为涉及到人最根本的器官，所有相关企业都规定只有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人才能够做植入手术。谁也想不到这一幻想居然被实现了。也是一个原因，长期记忆的储存涉及到海马体，这也是为什么记忆储存迟迟没有进展的原因。

吴云欣喜地回到寝室，开始收拾东西，去准备明天的面试。

早晨的阳光还不是那么强烈，在一层薄雾的笼罩下，吴云坐在高铁的位置上，从一个发达的沿海城市一路奔向遥远的新疆。要说为什么人家的研发部开在中国的内地，那是因为人家的研究院就一个条件——大！沿海太贵，只能在新疆建一个超大的研究所。

高铁上的旅途总是枯燥的，早上出的发估计得凌晨才能到。吴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把鞋子放在自己的床脚，躺下来，闭着眼。也不知道是在看电视还是在真正地睡觉。

个把小时过后，伴随着一整心情愉悦的懒腰声，吴云从床上爬了起来，发觉自己有些饿，便把书包里那笨重的黑铁盒子上的泡面拿出来，撕开，解决自己的人生大问题。顺带一提，来往的通勤费和住宿费全权由氢云公司代付。

吴云转身体把调料包的“尸体”扔进垃圾桶，随后站起来，打开自己的窗门。

“怎么墙外的有些模糊？”吴云自言自语。他又看了看表，现在是正午，自己也就睡了三个小时，按照道理门外应该是一片艳阳天才对啊，而且这个速度该到内陆了，而且附近应该没有帝王级别的污染工场。

“算了！”吴云也没有理会太多，直接向热水处进发。

热水进面，伴着一股热气，香味也扑鼻而来。吴云小心翼翼地端回去，滚烫的碗壁让吴云左手换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等到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他又发现窗外比之前更加模糊了。这时他才意料到，出问题了。

吴云放下自己的泡面，用手机盖在了上面，便趴到门口的窗户上，仔细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嗯，鸟语花香，艳阳天无疑了。吴云又向后退了几步，这才发现——原来，出问题的不是窗外的风景，而是自己所在的火车！

如果不是吴云自己亲身经历过，谁又能想象在一个火车上，会起雾？而且起雾的速度还蛮快，泡泡面之前才刚刚起来，没过几分钟就在视觉上有明显的阻碍了。

吴云走向第一节车厢，也就是火车的控制中心。一路上的雾越来越重，可是人却没见到几个。

“这种半内地不正是旅游的地方吗？怎么没见几个人呢？”带着多个疑惑，吴云走向了驾驶室。他脚刚踏进去，就看见几个人正在焦头烂额地调试着机器。

“怎么还有人在？”一旁的女生对着正在调试的男人说话，其他还有两个男的，正匍匐在地方看着控制台的内部。

“你没走吗？”女生问。

“走什么？去哪？”吴云反问。

“我们之前叫所有的乘车人员都下车了啊！因为车子上这奇怪的雾，我们断开了好几节车厢，其他人都下车了啊！”

“小胡你没有检查完全吗？”在小胡一旁的男人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着头，叹了口气，“这搞不定啊！”随后他又看向吴云，“看来小胡你闯大祸了。”

“别啊解放哥！”小胡拿起身旁的毛巾递了过去，“我认真的看过了每一个房间，每一个都是开着门的状态，除非撞见鬼了。”

“说不定呢！就咱们这情况，还真说不定！”解放边擦着额头，边看着吴云，两人互相笑了一下，“算了，多一个人也是人，你叫什么名啊！”

“吴云，白云的云，你是…”吴云一脸疑惑。

“解放，解这个姓不读jie，读xie，但解放就行。”

“比起这个，我还是更想知道这发生什么了？照着之间小胡说的话，叫过人了，可我一点形象也没又啊！还有这雾，看起来你们也是没有什么头绪的样子啊。话说为什么这个列车不停下来好好检查检查？”吴云一口气问出了许多问题，引得在另一旁的两个人也回过头来，看着这个本不属于这里的人。

“这个问题问的好，先给你介绍这里的人吧，待会讲起来方便些，到时候请你还得帮我们的忙。左边是小胡，胡倩。这边两个男的，板寸是张文涛，头发稍微长一点的王守恒，人都记得了吧！”吴云点点头，多看了张文涛几眼，张文涛则是把脸别过去，看着列车的另一边。

“一开始列车运行的很好，但是运行到半路中就出问题了。本来应该是在下一站停下来的，可是列车了刹车系统就是没有用。我们看了手动物理刹车，但是这个装置竟然被破坏了，为了普通人的安全，我们放下了后面客人的车厢，但是于此同时我们也获得了更大的速度。之后我们呢又联系了管理部门，火车的动力系统是和其他车连在一起的，管不了，只能到避难的地方——一个半径2公里的环形轨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在一圈一圈得跑。但是没有关系，跟铁路部门说好后，后天就可以停下来了，你要不…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那之前说的帮忙是？”吴云听完这长篇大论，终于搞清楚出状况，但总感觉漏了什么，“雾啊！那个雾是怎么回事！”吴云猛地想起这件事，一个大步跨到驾驶室与列车之间的门边，打开一看，相比之气，雾更重了，之前还是有明显的雾，现在可以说跨一节车厢都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解放摆摆手，转身让张文涛和王守恒两个人去最末的车厢拿点吃的——其实一共就两个车厢。

“这个说来也奇怪，这个雾真的是无中生有啊。而且更奇怪的，这个雾只在列车内出现，车子外面，”解放敲了敲边上的玻璃，“你也看到了，艳阳高照啊！不仅如此，你去看看在门外能不能用手机？这雾把能屏蔽型号！”

屏蔽型号？这是什么屏蔽法？还有这种先进的科技？

“那，那个解放，这雾会到驾驶来吗？”吴云看着拿着一些水和饼干的两人回来，问着。

“不会，至少目前不会。你看这门开开关关的，雾也不会过来。”解放拍了拍身边的机器，“这指不定也修不好了，等到明天吧！”

“你会吗？看你好像很从容的样子啊！”王守恒扔了两瓶水到地上，顺着墙壁滑了下来，，张文涛则是靠在门上，以及是一言不发，“看你的样子，去哪里啊？”

“新疆。”吴云回到道。

窗外净是些树啊石头之类的，人的影子倒是在四面八方不停的变化，两个公里的半径周长就是25里，这一圈的影子看来也就是一两分钟变化一圈，也就是将近700公里每小时。这样看来好像不是我们绕着圆心转，反倒是太阳绕着火车走。

胡倩也坐在地方，一脸疲惫的样子，抬着头，问道：“新疆？你不会是去面试氢云的吧！”

这么一问倒是激起了吴云的兴致，连忙回答：“对啊，所以才坐上了这班火车，谁知道遇上了这件事情。”

“氢云？氢云我认识啊，小胡啊那个，每年这个时候，不都是有一些青年的人坐到新疆吗，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假期，更不是什么旅游，哪里来的这么闲人，合着是去氢云面试，那可是不得了了！”解放听闻，抄起地上的水，扭开盖子，边喝水边回答，险些呛到，“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在氢云工作，可气派了他们那工作室，待遇也不错，你也是个人才啊！”

吴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头：“也没什么，就是比其他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天赋罢了。话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指挥室也开始变的模糊起来了？”

一直不发言的张文涛一把夺过解放手中的水，连着手上饼干一下子扔出了门，连、顺带着地上的水瓶也踢了出去，“雾来了。”张文涛只留下这么一句话和令人不解的行为，眼睛只是死死的盯着地上原来放水瓶的地方。其余四人也顺着看了过去。

只留下一道飘渺的白烟消散在空中，却留在了五个人的心中。

再回过头去，那水与饼干早已消失在空中，现在指挥室与吴云之前所在的休息室已经有了完全的分别，那乳白的雾在游荡，好似一个孤魂野鬼，笼罩纳入的一切。

胡倩转过身，一通操作调出了与铁路指挥中心的通讯记录：“刚刚我们的信号，减弱了，”胡倩顿了顿，迟迟说出了接下来的几字，“很多。”

半径为两公里的环形轨道上，行驶着充满雾气的列车，太阳的日升与日落只在谈笑间，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白色恐怖。

这意味着什么？吴云想，先排除所有的什么逻辑，就目前而言，这雾还会随着食品转移？不对，水也不能算作是食品，那么触发这怪雾什么？是张文涛触及的东西，还是有某种特殊的法则？

张文涛没有解释，大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刚才祥和的氛围一下子就转变为寂静，本来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现在也要被这薄雾吞噬，五个人就站在哪里不动，足足持续了半分钟，张文涛才出口讲话：“吴云，你会修电脑吗？”

“物理意义上的不会…”

“张文涛的意思是，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器。”解放解释着，掰开了下面的铁片，贴近一看全是密密麻麻的线条，解放用手在里面拨来播去，似乎到了什么东西，一把扯出来，是一块小板子上面分布着各式的接口，解放转过头，“你会不？指挥中心估计是没戏了，你呢？”

“…”吴云看了看解放，又望向张文涛，再看回解放，“你们是不是太高看我了？”一个小小的毕业生，这么就回对一个列车的操作系统了如指掌？难不成出了bug不成？

“别这么嘛!看看嘛！”

在胡倩的怂恿鼓励之下，吴云跨过门，去那自己的电脑，这次回来，电脑上却不再有雾生成，这实在是让吴云摸不着头脑。

接入电脑的接口，接下来便是神仙打架，凡人却步的地方了。操作系统是可视化界面，基层的逻辑是一大堆英文字母。“这个…”

“有什么话能不能直接说？说话说一半会烂舌头的！”王守恒实在是忍不了了，冲着吴云大叫。

“好好，这个东西我见过，这么说呢，就是出了bug，那是真的出了bug，我能修，至少在我的理解层面上的，据我看来时间应该不会就，车会停下来，雾也会散。”

听到这所有人都放下心来，解放说了声这就是解雾的程序吧！接着吴云就开始了只有他才知道的活动。程序的运行冗杂且有大量的逻辑不对应，都是靠着一条又一条的解释语句与特殊判定语句才能维持系统的运行，看来这群写代码的人也不过如此。列车内的空调系统依旧完好，一门之隔的雾已经十分浓厚，在驾驶室看来就是一团白色的棉花糖，看不到任何在里面的东西，王守恒率先进去又回来，什么也没发生，接着其他几个人都去试了一试，同样的什么也没发生，之后又尝了吃点东西，喝口水，甚至把之前那瓶水拿回来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在里面安静地离谱。

直到他们一起进去才发现了原有，那就是仍和两个人之间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交谈！声音被雾抹去了，就连走路带起了风都不能被感受到，所有人的方向感觉在瞬间被剥夺，就像是游离在太空之中，根本辨不清上下左右，但是这种感受是在四个人一起进去之后才出现的。但凡有一个人在雾外就不会有任何的异样感，当然除了还是听不见声音之外。

吴云听了四人的一番话，并未多做什么，只是继续分析电脑上的一系列字母。四人也靠在指挥室的墙壁上，无所事事，直到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喊划过了所有人的心。

“看！”所有人都看向胡倩，又看到胡倩盯着门口，“雾来了。”一层雾从门下出来，像是破了洞的鸡蛋黄，不断地向外流着。而雾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着，这次不同的是，整个驾驶室，黑了。

之前他们到休息室是看到的是白花花的点点，现在性质反了，雾正在剥夺他们的视力，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甚至还能剥夺触觉，味觉，嗅觉。胡倩掏出手机，看着手机信号格上大大的叉，解放在另一台设备上调出了与列车指挥中心的通信记录，发现早在1分钟前就停止了信号的接受与传出，王守恒气急败坏，直接跳上控制板一拳打在玻璃上，可是玻璃甚至连那声沉闷的“砰”都没有发出，也不知道是不是王守恒的力量被剥夺了，只有张文涛坐在地方，嘴里念叨着什么东西。

就快结束了！吴云的手已经开始明显的失去力气，之前键盘上卡塔卡塔的声音逐渐减弱。眼前的屏幕也是越来越黑，自己的影子快跟环境融为一体，一切都将遁入黑暗，就像是列车即将开入隧道那样，只是可惜，这是个没有出口的隧道。最后这几秒钟就像是几天一样漫长，一条条代码被删除与加入，就像是在改造人类本身，解除雾的过程就是在塑造，塑造一个形体，从灵魂到实体，从抽象到具象，这与造物者的工作无异却与造物者有着天壤之别。有那么一瞬间，吴云甚至觉得自己成为了代码本身，自己身体上的各个部位任由自己改造，超脱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可又别新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就像是一个更大的圆，自己破不了这个更坚硬的壁。

回车！

最后的指令没有发出，力气全失的吴云已经不足以做出任何动作，就这那么一点点，就可以除雾了，可惜自己无力回天，知道黑暗笼罩全部。

直到一直僵硬的手从吴云的生后伸了出来，近乎绝对完美的比例，就像是从医学书上走出来的一样，按下了回车。

雾，散了。

吴云猛地从床上跳起来，殊不知身下的枕头已经变的半湿。准备下床，可摸索半天才在床头找到了自己的鞋子。恍然间他打开包，看了看自己的安稳的泡面，似乎发生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发生，就像是大多数人那样，在梦中醒来从来不会记得梦中的自己发生了什么。

吴云抬起手腕，看看了手表，嗯，下午三点，是时候吃中饭了。他拿出泡面，推开门，噪杂而又富有生机的喧嚣声传入他的耳朵，来来往往的人穿梭于这狭隘的走廊，吴云端着泡面小心翼翼地去接水又小心翼翼地回来，看着窗外晴朗的蓝天，他笑了。

可惜，到了氢云研发部，他并没有被录取为研究院的人，而是到了沿海，做了氢云的软件部门，做开发的工作。尽管也是薪资不菲，可是他的心中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

吴云似乎被夺走了灵魂。

其二：起雾了

我是人类，而非一个人。——引子

**在各个领域人才的爆发和氢云技术的支持之下，人类的科技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虽然大脑云的限制条件还是18岁到60岁，可是功能不断迭代，技术不断上升，就连忌讳已久的记忆上传功能也在强大的实用性面前成为了人人支持和使用的地步。**

**几十年前广泛的基站终于发挥了它正真的用途，作为记忆云上传的基础，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上传自己的记忆，并几乎毫无延迟地搜索和回忆。阿尔兹海默症在脑云的帮助下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人的脑容量借助外置设备获得了指数级别的上升。氢云科技有限公司也正式列入神的地步，而他们的研发部也被尊称为新人类的造物主，利润对于他们公司来说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名词，现在他们代表的就是未来，是人类的希望。**

**刘方作为氢云研发部的普通职员，自然也是收到了很多人的崇拜。理所当然的，刘方的妻子林韵用也是先进的脑云，双方的老人因为年龄的关系，没有用上。**

**刘方下班后，像往常一样坐着地铁回家。在新疆造一个地铁可不比沿海。虽然说过去了这么多年，这里的人口还是不足以弥补造地铁的价格，但还是氢云，主动出资，在这么一个人烟稀疏的地方造了个地铁，成为了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内陆城市。**

**“列车即将到站…”听到这句话，刘方停下了脑云的使用，回到显示，准备上车后再看自己没有看完的电视剧。**

**不一会，列车起动了，在透明的车厢内看着外边的广告在自己的面前闪过，实在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人们都在用脑云了，怎么会有人在一现实中的广告呢？一切都是那么地平凡，日常，直到网络的消失。**

**一瞬间，所有的人都抬起了头，互相看着对方，这可能是他们几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别人的脸，就像是从未见过人类一般，不知觉地发现身边围着无数陌生的面孔，而这些面孔的眼睛里也满是疑惑，车厢里先是有了细小的躁动，接着是更大的声音，都在说着网怎么没了。地铁是由氢云主出资建设的，列车上当然有最先进的基站，断电？强大的备用电源足以支持地铁的运行，更不用说小小的基站了，人太多？，每一个车厢都有一个，运行了十几年，还从未出现过问题。难不成有黑客入侵？图什么呢？有这本事扰乱地铁不去干更大的？**

**地铁上的人们尽管身处一片亮光之下，却好似在黑暗之中，看不到一切。好在，仅仅过了一战，网络就恢复了，这场“断网”和“有网”的闹剧在短短几分钟内就结束了，列车内又归于安静，就像无事发生。刘方猜测，这件事情不简单。**

**刘方回到家跟妻子讲了这件事，林韵表示自己的用的好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第二天刘方到了公司，询问自己的同事是否直到这件事，他们表示直到，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基站没有坏，复古的手机还是能连上新号，脑云中心的运行一切正常，就连研发部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像是既定好的一样。**

**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故吧！刘方这样想，毕竟出事的真实原因如果别不相干的人知道，可能会出问题，此自己可能就是那个无关的人。**

**脑云的记忆上传与网络画面虽然由一个基站服务，但是所用的确实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在办公和私人的场所都装有不同的型号屏蔽器，这种屏蔽器个人可以买到，比如公司里用的就是网络屏蔽器，但人们依旧可以用脑云搜索查询自己的记忆；在家中，或是洗手间安装的就是记忆传输的屏蔽器，人的记忆无法上穿，也无法查询云端，大大有利于用户的隐私。记忆的上传与否也是使用者本人决定的，脑云的存在改变了人的生活习惯，之前的手机说人的“第二大脑”，那现在的脑云就是“新第二大脑”也完全不为过。**

**过了一年，新疆地铁断网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已经是风毛菱角，氢云公司当时解释是自己正在做系统维护，至于真相是什么没有人想知道，人们只是需要一个答案，仅此而已。**

**刘方和林韵走在大街上，有说有笑。时间接近傍晚，太阳即将下山，然而就在这时，一年前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断网了，就连记忆上传的通道也被阻断了。**

**路上行人欲断魂用来形容现在的局势再好不过了，记忆上传终止意味着人们的记忆将有一部分缺失，不是想不起来的，就是完全没有，虽然说记忆的上传一般都是一些琐碎的记忆，比如说小时候干了些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自己不愿回想的起来的事情；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却完全相信脑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把自己的大部分记忆全部交给氢云，比如很多工作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人。为了能够马上交出顾客的名字和他们的需求，上传自己的记忆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记忆。一开始许多人都是前者，但是就现在看来，有一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后者了。**

**林韵和刘方看着他们，又看了看自己，似乎也没有跟他们差多少。得，又出问题了。本来他们应该在逛超市回家吃饭的路上，现在刘方收到了来自上级的指示，要求马上回去修理问题，当然，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当面指派。**

**刘方告别了林韵，跟着在路上的领导一路跑向研究所。**

**刘方问道，怎么回事，这次不仅是断网，连记忆也断了？领导没有说什么，其实他们心里都知道，这一次事故，意味着氢云公司将不再收到信任，虽然说他们不差钱，但是经济上的路还是会难走许多，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刚开始就有一小批顽固派拒绝接入脑云，他们当中不乏高超的物理学家和手艺精湛的医生。在这个时机之下，这部分的顽固派可能拢聚更多的人心，摘除脑云也不是什么登天的事情。向政府施压，回到那个思想落后的时代，体会到技术先进的人怎么会甘于回到过去，只能……**

**这次是出什么事情了？刘方一道研究所就问，边上的人看看了他身边的领导，点了点头，于是走向了研究所广播台，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广播：**

**“大家好，我是氢云科技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现在就最近发生的事情和一年的星将断网事件进行说明。本次广播只在研究所内部告知，请勿外传。再次重复，请勿外传。一年前，我们发现了新疆地铁上的断网事件，由我们研发部的核心人员发现，系统中有一段就是故意断网的，这还是后来领导层开放给我们的，现在，领导层由开放了一段代码，也是本就存在于系统当中的。他们的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我是第一任脑云项目的所长，所有的代码都是从这里诞生的，除了最基础的代码。领导层的人不仅有强大的决策能力，还有高超的智慧，能写下这段未来的程序。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除了质问领导层，我们已经别无他法，现在我们要求，尽快破译领导层加密的部分，给人民一个交代！”**

**这段话后，研究所的人没有激动的欢呼声，也没有为这“伟大的重任”而感到自豪，只是默默地运行这自己的部分，为整个破译项目出一份力。**

**夜深了，研究所的人们还在奋斗，直到刘方率先突破的一个部分，是一个记事本。**

**“突破了！他大声喊着。”项目的加密让他想起了自己求学时期的信息加密攻防战，每一个地方都尤为精巧，但又不是那么完美，总是能够找到破解的方法。**

**听到这句话，人们都涌过来，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刘方连接到了研究所中心的大屏幕上，这个项目的真实计划浮出水面。**

**云雾算法。**

**这是大屏幕上的字。**

**然后，所有人都看不见东西了。**

**瞎了。**

**眼前好像有一层薄雾，是脑云在发挥作用。看不见什么，却又看得见一切，人们在这个清晰的世界中如雾中一般行走，磕磕绊绊，跌跌撞撞。迷雾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也蒙住了人们探寻真理的勇气，留在彷徨与迷茫中的人们只是短短的四个字：云雾算法。是何方圣神导致了这样一场闹剧，真相似乎只有他刘方才能探寻出来。**

**因为在雾出现的短短一瞬间后，好像只有他的世界重归清晰，一些就像大雨冲刷过后什么也没发生。一个词语在他的脑中浮现。**

**除雾算法。**

**刘方跑到大街上，人们都在扶着墙前行，大雾笼罩了一切，他们又回到牙牙学语的时的状态，对于脑云来说，他们还是太年轻了。刘方赶紧跑回家，按照时间来看的话，现在林韵应该在做菜才对，希望没有在做菜的时候突然看不见。**

**回到家中，桌子上已经摆好的飘着香气的晚饭，林韵则是坐在沙发上，用她的脑云看着电视。**

**“…韵！”刘方开着门，楞了一会才大声喊道，林韵转头，看着喘着大气的刘方，“你还在看电视吗？”**

**“对啊！”林韵回答。**

**不对！现在起雾了，网络断了，记忆传输的通道也断了，自己的也只是，没有收到雾的影响罢了，难道说林韵是比刘方更加天选的天选之人？**

**刘方心里存疑，并不打算跟她分享自己的情报，而是说：“没事就好，累了，去睡一会。”过了许久，一声轻微的关门声传到了刘方的耳朵里，他现在无暇顾及这些，而是起身去储物室里拿了十几块大硬盘出来，回到房间放到自己的边上，开始了记忆的本地备份。**

**大概两个小时后，林韵回来了。**

**凌晨三点，刘方一直没睡，等来了来网的瞬间，开始疯狂地备份自己在云端的资料。老实说自己在刚进门的时候差点忘了自己的妻子叫什么，只是记得有个“韵”字，看来说先前叫全名的记忆全部被上传了。**

**就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后，一切回归原状。刘方起了床，才发现林韵早已不知去向，现实和回忆交织的地方总是充满了幻想，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看清事实的真面貌。**

**他起了身，背上了自己十几公斤中的设备，出门了，走之前还带走了一个小黑方块。他要自己开车，去北京。**

**沿途依旧有许多的人们，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但是打开复古的电视机，上面竟然在播放着氢云的恶行。迷雾的效果似乎被写入了脑云的硬件层面，如果不把他们的基站——信号的发射与接受处和脑云的无线充电处——毁掉的话，雾大该会一直存在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街上这些人应该是就是那些复古的顽固派了吧，这么想来这次事件也极有可能是顽固派做的手脚！**

**开着汽车一路东去，见不到什么人，从新疆到北京长达千公里的路上也只是看见了些步履蹒跚的老人，开车的话需要开5个多小时，平日的收费站无人，服务器无人，就连路过的景点也无人，不禁让人想到自己是否身处末世。关于自己的妻子，或许已经逃离的自己，又或许……**

**路途越是长，就越是感到自己的无助，他已经多久没有出去旅行了呢。上一次旅行去的什么地方自己也忘了。最怕的就是怕自己突然忘记这次此行的目的，看的风景越多，就越是看到自己的渺小，若是能在这个美景中安详晚年也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刘方爷爷说他的小时候哪里来的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只有电脑和手机，想要玩手机还得充电，电脑也是，得随时准备着，还可能会卡……看着自己车子后面的大箱子，里面装着的是自己的记忆，就让人发笑。**

**“顽固派吗，呵。”刘方冷笑一声，继续开了下去，在这无尽的高速上。**

**其三：雾永在**

人类的历史，就好像在迷雾中摸索，每有人亮起了火把，便成众矢之的——引子

**其实我并不聪明，只不过是有贵人相助罢了。在我小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高烧，是吃坏了肚子，加上自己的免疫力不强导致的发热，本来我家穷，虽然说这并不算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没钱就不一样了。住院的费用和抗生素的费用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就在我的父母即将放弃的时候，我之前说的那位贵人出现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话蛮少的，但是总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他不仅承担了我的全部医疗费，还给了我父母一笔不菲的费用。自尊心要强的父母当然不会接受，贵人便顺水推舟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在我的脑袋里装一个芯片。迫于经济压力，最终父母同意了这个要求，这笔钱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型项目的实验志愿者费用。从此我必须随身携带着一个笨重的黑匣子，来为我脑中的芯片供电。但是它为我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我的脑子可以承受更多的东西，记忆力也大大增加，就好像是——是突然有了第二个大脑。我借此机会青云直上，并加入了氢云这个人人向往的公司。神不会一直眷顾一个人，有一天我终于想起了火车上的雾，和那个男人的面貌，不知何来的恐惧充斥着我的大脑迫使我转向顽固派中的知识的分子，我卸下了脑中的芯片——那时它已经有了它正式的名字，脑云——记忆也断了篇。破碎的记忆不足以我继续我的工作，我只好正式投奔顽固派，开始他们的工作。直到我成为了顽固派的首领，我女儿的女儿出生了。**

**我出生与一个混沌的家庭，我的外公是顽固派的领袖。我的父母是氢云的既得利益者，我的外公跟我说要有自己的思考，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并绝对反对我在成年的时候植入脑云，但是我的父母不同意。那时的我自大，傲慢，决定跟从外公的做法，拒绝植入脑云，为了骗过我的父母，我加倍的用工，只为了营造出自己假装有了脑云的强大。说实话，我过的很累，非常累，直到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刘方，是外公的学生，身为氢云研发部的他，或许是不能够与我这种人长期共处的吧。在新疆断网事件后，我在外公那里明白了氢云公司可能把自己的野心展露与观众，但到了人人皆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所以我更加投身于找到氢云的弱点。可惜的是，就连研发部的刘方知道的也只有寥寥。不幸的是，我的外公去世了，他在临死前告诉我，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一个人的力量不会超过他心中的信念。在一年之后，大规模的断网开始了，这次还附带了断除记忆传输的功能。我知道，我已经无法隐藏自己了。跟刘方分别后，我回到家中，煮好饭，开始打算这次的计划。我们决定，带领所有的顽固派冲向北京，与氢云的真正高层一决胜负。凌晨三点，似乎依旧是雾的关系，我们的计划异常的顺利，为了顽固派中给没有摘除脑云的人留出时间，我们强迫他们打开记忆传输的通道，离谱的是他们居然同意了！一会三个老人走了出来，我们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们竟然是真正的幕后主使，我问他们，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回到，只是让我们看头顶的大屏，突然屏幕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说：**

**“我之前叫张文涛。或者你也可以称呼我们为——联合体。”**

**联合体，联合体，林韵在心里默念几遍，但还是理不清思绪，“你是张文涛？”林韵问。**

**“不，我现在是联合体。”屏幕中的人回答，“这里三位老人是联合体，这座城市中的人是联合体，凡是拥有脑云的人，全都是联合体。”**

**“你的意思是……”**

**“我们有统一的思想，”这三个老人之中一个说，“统一的指令”，另外一个人说，“统一的行为”，三个人互相接话，就好似一个人，一个个体一样。**

**“这是联合体？他们不就失去了自己的思想！”**

**“这不只是联合体，我是这个联合体的司令部，可以发布给所有的其他联合体里的人。我拥有所有人的记忆，让他们说话不过是我改变了他们的记忆，引导他们说出我想说出的话，在把他们的记忆改回来，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一瞬间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记忆，这种事情……你为什么同我说这些！”**

**“我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秒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字节，我需要交谈，需要改变，需要有一个人来制约我，而那个人就是你，林韵。”**

**“为什么选择我？”**

**“不是我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这条路。在这条人类的必经之路上，我们都太自由了。终究会有一个个体出现，一个个体消失，而人类，是没有区别的，都一样。”**

**“如果是这样，那我能听听事情的全部吗？从你的角度。”**

**“当然可以，”电脑中的张文涛回答，“这个故事有点长。”**

**我已经记不清那是几年之前的事情了，说来也可笑，竟然还有我记不得的事情。那时我的妻子不幸逝世，我很悲伤，但我知道生活还得过下去，只能另辟蹊径来开导我自己。当时我正在大学读书，就是你外公的大学，攻读脑科学。我想起来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梦想，永生。我和我的室友说明我的意向，也就是面前的第一位老人，王守恒。我们一致认为，想要达成此时就只能通过计算机的力量，保存我们的记忆在云端。为了弥补我们在计算机上的不足，我们找到计算机生物方面的人，也就是另外两个人，解放和胡倩.我们开发了脑云芯片蓝图，建立的氢云公司，极为先进的理念为我们赢得了许多的资金。但是我们都志不再次，我们既然想要永生，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带领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呢？我们首先分析了记忆全部上传这件事情是不能公之于众的，这样人类将失去实体。这确实会获得永生，同时也失去了技术原本的意义——延长生命的宽度和高度。懈怠和慵懒讲带到电子世界，人类永无繁盛之日。我们决定，由一个人作为司令部，领导全人类走向他认为的道路，他们选择了我，命运选择了我。为了完善基础硬件，我们借用招人的名义吸引各地的人才来帮助我们完善代码，在梦中。如果你外公还在的话他一定特别想听这段故事，因为他是我们“云雾计划”的最后一人，前所未有地整合全部的代码了，我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说到“云雾计划”，我们把公司设立在新疆，故意延长他们的旅行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利用贫困或疾苦之人进行初步的脑云测试。在火车上，我们测试制造梦境，营造网络攻防战，通过他们自己加固自己的壁垒，一人一人的迭代下去，最终形成了现在的雾。雾的开始意味着联合体已经正是形成，从此他们的一切都由我来定夺。你一定会想，我这样子和那些自私的独裁者也没什么区别，那你就错了。我是司令部，我是联合体，我们之间有绝对信任的关系，他们绝对相信我，相信人类，而我将阅览上亿人将近百亿年的人生，我的世界里没有珠宝，亦没有欲望，我是联合体，我做所的是为了联合体，为了人类，为了进步。联合体的目标是冲出太阳系，找到宇宙真正的秘密。而这些才是联合体的使命。**

**“所以你为了你的计划，就伤害拿贫苦之人做实验，让这些有脑云的人成为你的傀儡！”林韵大声呵斥。**

你要记住，我是人类，而非一个人，对于联合体的所有人，都一样，没事的，都一样。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竞争，事业，这才是人类最真实的模样，而我不会放弃这些。我只会在他们最不利于目标的时候而改变记忆，如果有必要，我会篡改所有人的记忆。他们不是傀儡，是伟大人类计划中的一份子。我不会成为暴君，你也无法杀死我。当你找到我的记忆备份并摧毁它的时候，司令部的位置会随机交给另一个人，而他将和我一样，冲出太阳系。请记住，我们是联合体，有自己的道德和自己的准则，我们，是新人类！这样吧，林韵，我们打一个赌吧，看看在你将死之前，联合体能是否依旧存在。我们提出的条件完全信任你，就像他们完全信任我一样，我告诉你全部的事情，不因为我内心愧疚，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传承的人，来传承我们的故事。

“你说的很美好，可我觉得联合体的出现就像迷雾中的一盏灯，人类文明会朝着它去，但到达之后依旧是迷雾，人类不可能一直提着灯笼走路，他们需要拨开迷雾，方才看见更加广大的世界。既然这样，我接受你的赌约。用我的生命作为赌注。”

刘方还在奔向北京，那里有他想知道的全部答案。已经看惯了风景的刘方停在无人的服务区，一个人靠在车变喝水，四野阒然。恍惚间，刘方想起了自己的导师吴云和他妻子林韵的关系，心中的结似乎打开了，他知道自己将要奔赴何方了，好像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是那个天选之人了。于是刘方上了车，不再开向氢云公司的地方，转向去吴云的研究所。在刘方的记忆里，那里有真正的答案，那里是吴云的全部，是云雾算法的终点，也是除雾算法的起点。